

崁頂國小 Kulumah（回家）行動經驗分享

朱連惠*

摘 要

Kulumah 布農族語意指「回家」。回家，是日常最平凡不過的事了。但對於自稱我是 Bunun 的族人而言，如果不知道這個詞的定義，lumah(家)真的好遠好遠。因此，2017 年度起，本校開始推動畢業生與家長、部落耆老一起「回家」的行動。然而，「回家」的路並不好走，主要因為耆老雖然知道「家」在哪裡，但卻少有人真正再回去過。長期居住在平地，後代子孫已漸漸失去在山中健步的能力，想要實踐返回祖先居住地的想法，除了設計課程讓傳統文化深植，具備登山技能成了決定學生能否安全且順利走回去的要素。

2019 年家扶中心補助本校推動相關課程，本校得以用有限經費邀請部落耆老、文史工作者及獵人等現身說法傳授布農山林知識；又邀請教育界從事登山活動的老師擔任登山技能的講師，發展出炊煮、搭帳、LNT 精神、後山露營、二日重裝登山等行前課程。2019 年、2020 年連續二年，應屆畢業班、志工、家長及部落耆老等，浩浩蕩蕩組成二十多人次的大隊回到大崙溪上游的 dahdah (轆轤社)、salitun(佐利屯社)等舊社。

Kulumah(回家)行動並不是一定要到誰的家，期待的是學生用自己的雙腳走回去，在學習 Min Bunun(成為人)的過程中，透過在祖先住過的家留下足印，找到身為 Bunun 的形象與自信。每次長達一年的課程，有著許多美好與值得驕傲的畫面，尤其當驚見隱身樹叢的家屋，耆老欣慰的神情，學生穿著族服吟唱歌謠的當下，我們感受到了祖靈的庇祐，看到了孩子們正自信、驕傲的 Min Bunun(成為人)。

關鍵字

kulumah 回家、Bunun 布農族、原住民族文化、傳統領域、狩獵文化、校本課程、面山教育

* 國小教師

崁頂國小 Kulumah（回家）行動經驗分享

朱連惠

壹、緣起

一、崁頂村簡介

崁頂村位於台東縣海端鄉，由關山火車站出站，朝里壟山和紅石山方向的馬路前進，再順著爬坡道約 1 公里就可以到達。部落倚靠在紅石山和加奈鹿二座山之間，崁頂溪沖積扇的上方。崁頂村的形成始自於 1917 年，由 isingkaunan (王家) 家族從大崙溪集水區的 mahalivan (馬家里宛) 社狩獵至此時，發現此地土質肥沃、獵物豐富，氏族間口耳相傳，這裡的住戶越來越多。1930 年日治政府實施集團移住政策，原來住在中央山脈的布農族人被迫遷移到較中下游區組成新的聚落。部分原居住 dahdah (轆轤) 社、mahalivan (馬家里宛) 社、mamahav (馬哈武) 等大崙溪集水區的各氏族則陸續遷到崁頂村現址，社名為里壟山社。國民政府後，下到關山平地的部落族人被漢族詢問從哪裡來？他們就會指向部落說在那邊，自然而然地這裡就被稱為「崁仔頂」，里壟山社後來因此而改名為「崁頂村」。

二、文化的推動：學校與部落

本校創立於 1947 年 9 月，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設立崁頂國民學校，期間經歷併為關山國民學校、海端國民學校分班等，直至 1963 年 9 月奉准獨立為崁頂國民學校，1968 年 9 月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改為崁頂國民小學。本校含國小部六班及幼兒園一班，學生總數約 40 人，98% 為布農族，其中大多數屬郡社群，及僅少數的巒社群。教職員方面，現有編制內之教職員工計 27 人，教師群二名布農族，排灣族和卑南族各一名，其餘則為閩客族。

本校長期推動文化相關課程，包含每周三傳統歌謠及織布的教學，向教育部申請專款開設狩獵技能課程，或是融入校本課綱的小米歲時祭儀等，都堅持著以部落耆老或文史工作者為講師，希望學生學習到的知識是自己的部落文化。每年參與射耳祭典，更是直接以部落為文化培育的教學現場，家長即是講師，祭典儀式就是教材，希望強化學生對自我的認同，能以部落為榮。另外一提的是，學校組成的森巴鼓隊儼然是全村的社團，成員從國小到大學，甚至是社會人士，家長更是熱衷於每次出團表演時的志工。學校所營造的學習氛圍，不僅僅是圍牆內師與生的互動，文化課程或社團組訓讓學校與部落成了互助互好的良善關係。

三、面山學校：登山教育與文化回應

近年，台東縣教育處推展「面山教育」，其教育內涵除了涵蓋登山教育、山野教育的範疇，更納入山林智慧、獵人文化及原住民文化。本校自 105 年度每年向教育處申請經費辦理一日

山野課程，讓全校學生攀爬學校的大樹，再由部落耆老帶領學生走進「後山」，認識崁頂流域生態、傳統陷阱製作、野外炊煮等活動，踏訪部落周邊的自然環境，在愉快的學習情境中親近喜愛自己居處的環境與山林。

2016 年及 2017 年，面山學校補助本校辦理登山健行經費，讓應屆畢業生分別到合歡山及嘉明湖，這一年我們的學生有了第一次的高山攀登的經驗。2019 年教育部頒佈 108 新課綱的實施，本校發展出以 min Bunun(成為真正的人)為核心的課程，以在地知識設計 Saikin(我)、kamcim Bunun(崁頂布農)、lusan(祭典)及 kulumah(回家)四大面向的學習內容。其中 kulumah(回家)系列課程，更是直接將教學帶進傳統領域，三天二夜的行程，學生將一年習得的登山技能及文化知識，以實踐的方式領略中央山脈的美，見證祖先山林智慧，從知識、技能和情操建構其成為真正的 Bunun(人)，發展以身為布農族人為榮的情操。



親近崁頂溪



與樹做朋友



野外炊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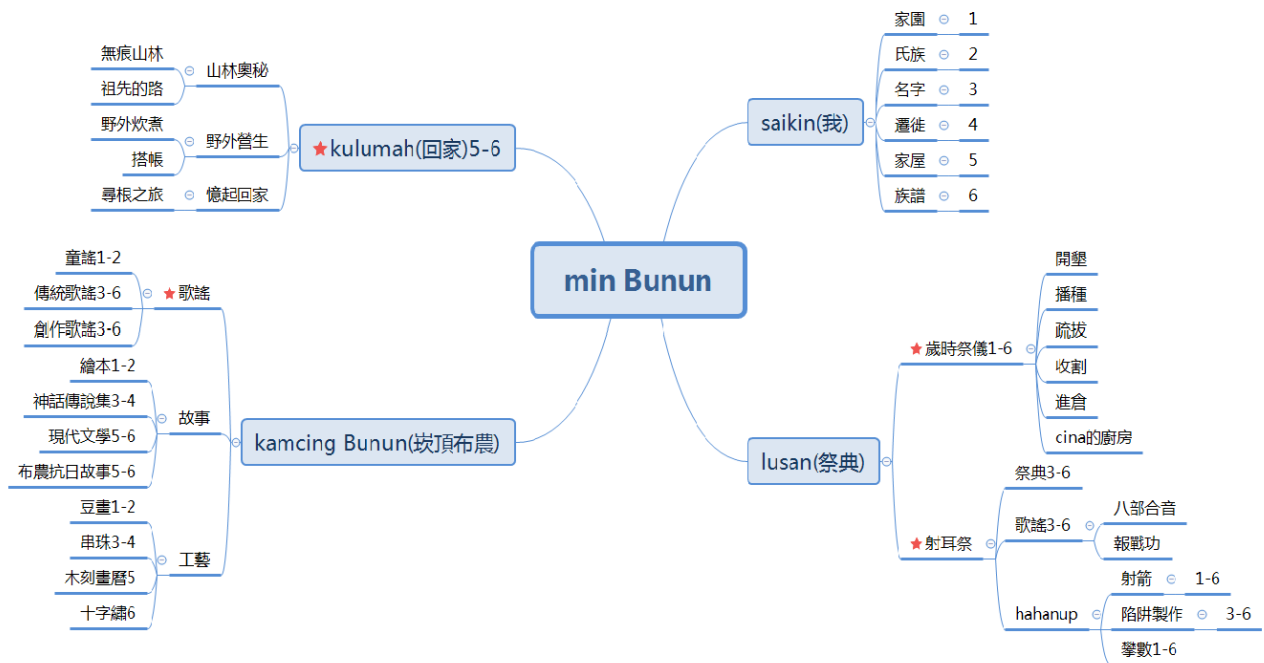
2019 年度第一次回轆轤社留影於下馬登山口



學會鋸木頭

貳、Min Bunun 課程規劃

一、校本課程課程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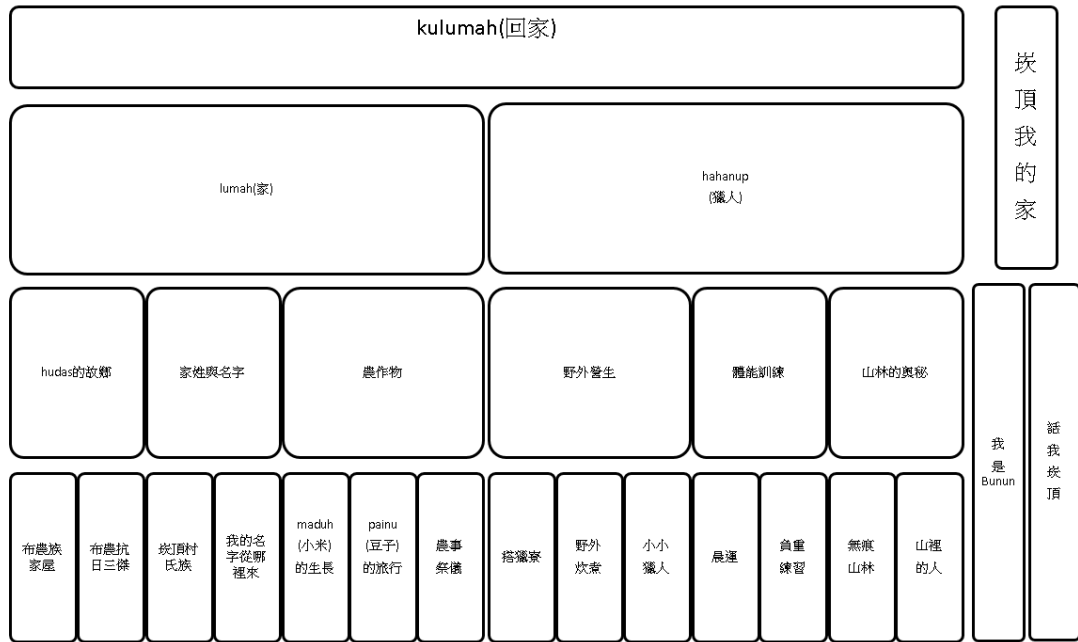
二、跨領域學習歷程

108 課綱總綱核心素養：

1. 原-E-A3 以原住民族文化主體性的觀點，培養使用族語的能力，藉此充實文化經驗，並認識民族文化精神及內涵，培養創新思維。
2. 原-E-C3 具備部落／社區的文化觀，能主動以族語或其他語文介紹原住民族祭儀節慶及風土民情，並尊重及接納多元文化。
3. 綜-E-A2 探索學習方法，培養思考能力與自律負責的態度，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4. 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5. 社-E-B3 體驗生活中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內涵。
6. 社-E-C3 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三、kulumah 課程架構圖

本校校本課程最終希望每位學童能走回到傳統領域，以親身經歷感受部落與中央山脈的連結，而 Kulumah(回家)的設計正是為此作準備的系列課程：



課程分成兩大主軸，邀請部落耆老、文史工作者及獵人等，現身說法傳授布農文化及山林知識；又邀請教育界從事登山活動的老師擔任登山技能的講師。課程實施大致分成室內講座、校內實作及戶外踏查等。課程進行期間則應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謝智某教授推廣的 LOD(當日領隊 Leaders of the Day)的模式，讓每位學生練習當 leader，指揮、激勵及維持課程順利進行，培養團隊默契，做為日後實際進入山區時，團隊能順利進行而做準備。

1. 室內講座：講座內容以文化深耕為目的，介紹布農族氏族由來、部落遷移及重要的抗日史記。



布農族歷史與變遷

2. 校內實作：主要是登山技能的操作，包括認識 LNT(無痕山林)、野炊、爐具的使用、採買、搭帳及裝備打包等。



生火炊煮



LNT(無痕山林) 測量如廁最佳距離



裝備打包



負重訓練

3. 戶外踏查：設計二次的踏查及戶外學習，五年級期末時先安排夜宿 taluhan(工寮)，跟著獵人夜訪後山；接著六年級上學期再安排二天一夜瓦拉米步道負重練習、探訪布農傳統家屋及客西帕南抗日事件遺址等。



前往佳心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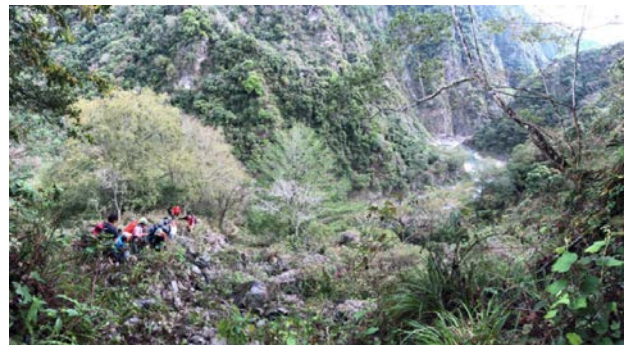
4. kulumah(回家)：這是最後一個課程，也是所有訓練、體驗和講座後，以實際行動走回傳統領域，真實感受「我」是從哪裡來。

三天行程規畫表

12/16	12/17	12/18
07:00 出發	07:00 早餐	7:00 早餐
09:00 下馬登山口	08:00 前往轆轤番童教育所	08:00 撤站與留影
14:00 大崙溪與轆轤溪匯流處	12:00 午餐(行動糧)	12:00 午餐(行動糧)
14:00 紮營(部分人上學校)	14:00 下溪谷	14:00 下馬登山口回崁頂
16:00 炊煮、泡溫泉	18:00 晚餐	15:30 回到學校、整理裝備
18:00 晚餐	19:00 部落遷移與族譜	16:30 放學
19:00 布農三傑的故事	21:00 星光夜語	
21:00 星光夜語	22:00 就寢	
22:00 就寢		



合力渡過大崙溪



前往 salitun(佐利屯社)路上眺望大崙溪



平安返家



青年團隊

參、登山初體驗

2016年5月，本校和瑞源國小合辦畢業生攀登合歡山的活動，這是本校學生首次登高山的經驗。隔年，本校再次跟台東縣面山學校申請登山教育經費攀登嘉明湖。這樣的機緣除了面山教育給予經費支持，主要還是因為本校有幾位登山愛好者，包含在教育界致力於推動登山教育的李潛龍老師，在得知本人想帶孩子一睹嘉明湖風采時，樂意協助計畫的撰寫與執行。但這也只是畢業活動的備案，因為學校主管以戶外活動危險、家長會反對，甚至以山上有黑熊等無稽之言論勸說。計畫初期上級並非樂意老師進行如此「高風險」的活動，但經過向主管保證我們有完整的風險管理辦法，甚至招募有登山經驗的志工、經驗豐富的嚮導、高山醫療專長的隨隊人員及面山學校的老師們等，終於得到主管首肯，提出需取得家長同意書為條件才放行。為了讓家長能夠放心，我們規劃了近一年的體能訓練，確保孩子的能力是可以勝任負重及長時間健行的。開學初也立即安排家庭訪視，一對一說明我們的計畫與對孩子的期待。尤其針對家長最擔心的安全問題，如何安排人力，後撤機制及高山反應的應變等，鉅細靡遺地解釋。一趟家訪總算取得了家長的同意書，也順利的將計畫上呈教育處。

第一次的登山，對本人及孩子都是非常新鮮，以下節錄當時本人及孩子的紀錄，可以看到無論是大人我，或是孩子們都在這次的登山得到寶貴的經驗：

朱師：4/17至4/18向陽登高適應。09:00出發。原預計10:00出發，但配合租車公司行程而提前一小時出發。上山後才發現雞蛋還在冰箱裡，紅糖沒帶到(自己猶豫了一下不確定是不是必備物品，加上怕麻煩決定不帶上山。)也因為一到學校就先參加校務會議而沒有多的時間檢查學生個人裝備，以致發生仍有孩子漏帶保暖裝備的情形。建議盡量避免周一出發。11:20入山登記。先至派出所確認入山身分及人數，再到林務局向陽工作站確認山屋床位，同時宣導入山安全及注意事項。工作站員工特別介紹經常出沒步道的「菊池氏龜殼花」，希望孩子們注意自身安全。12:00午餐：綜合壽司配司機楊大姐送的飲料。本人貪嘴喝完一罐可樂，後果是肚子脹氣很不舒服，只好一邊行進一邊把氣嗝出來。12:30裝備最後確認。阿龍將背包裡的裝備拿出來，再次一一說明裝備的功能。他特意多帶一件保暖衣物以備不時之需。13:00從向陽森林遊樂區出發。行前先在大門拍照，忘了敬山儀式。但其實本人因太緊張一路上向著天主祈求平安順利。爬了一段階梯後，第一站先在800M處涼亭休息，阿龍老師要孩子猜猜走了多遠？想一想沿路有無指示牌？上面寫著甚麼？孩子們不約而同的回答：「OK，加800M。」好的，好個「OK」。這一堂就先上數學課，先來認識步道上標示牌上數字代表的意義。

芸生：第二天爬山時，有些人一直在抱怨，也有些人帶著期待的心情出發。爬

到一半時，我看到凡生已經累到不行了，那時，我打算要幫他減輕重量，但我實在沒辦法，因為我怕身體撐不住，而且我那時候頭很暈。但是，我看到隊員們在團結合作時，我很感動又自責，因為我第一次看到我們班如此團結，而我只在旁邊顧著看。幸好，我仍然可以陪著不舒服的人走完這難關。希望下個月真正爬嘉明湖時，我們能夠達到目標，也希望我們能夠平平安安的，最重要的是團隊精神能夠持續恆久，不要消失。

欽生：這次上山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一到向陽山屋時，就發現那裡有如北極的寒冷，寒風一直吹，吹到我都快站不穩了。我們一把背包放下來時，我就開始鼻塞了，但我卻不把它當一回事。老師提醒過我也教我避免的方法，但我屢勸不聽。到了晚上「鼻塞大軍」進攻，讓我的鼻子塞到我翻來覆去無法入眠，只好坐著。這時，我就想了一句名言：「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想完之後的自己既慚愧又痛苦。

五月二十三日中午我們從嘉明湖避難山屋出發，雲霧和強風讓人懷疑是不是到得了嘉明湖？下午約二時，一陣陣的風將雲霧推開，走在前頭的主任驚呼著：我看到了！我看到嘉明湖了！好漂亮喔！稍作休息後，我們在在湖畔唱著「月光」，與傳說中「月亮的鏡子」留下美麗的剪影。

走在山中
 感受到山的壯麗
 也不時看到孩子們努力的克服疲累與高山反應
 喘息聲、沉重的步伐、快炸開的頭、沒有食慾、
 呼吸不過來.....
 這三天大家真的很累
 但滿足與喜悅滿溢於眼神
 我喜歡夥伴間相互扶持
 喜歡在山裡感覺的自己
 感謝孩子們的努力
 希望學習的路上你們亦是願意突破自我
 感謝一起上山的夥伴們
 希望可以常常和你們一起上山
 (朱老師 2017.05.24 隨筆)



趁著雲霧被風推開趕緊拍下與嘉明湖的合影

肆、從登山活動到 kulumah(回家)

從嘉明湖回來後，本人心中仍留有一些缺憾。總覺得對於布農族小孩而言，上山應該不單是欣賞美景或營造難忘的回憶。身為原住民族教師，一直思考身為原住民族，除了用膚色、出示身分證、會唱傳統歌謠可顯示身分之外，孩子們究竟能不能感受他與這片土地的關係？中央山脈的每一座山頭和他的氏族的連結是甚麼？祖先為什麼要住在山上？為什麼又搬到平地？為什麼祖先要打獵？為什麼要出草？教科書上的歷史事件，地圖上的中央山脈，歌謠中

山裡的回音…，和自己又有多少的關聯？如果他不知道自己雖然是台灣少數的居民，卻是珍貴的民族時；如果他沒有察覺書中所描繪的原住民、台灣山區的黑熊、迴盪在山中的傳說…都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時；當他沒有感知自己身分「特別」之處原來是如此是珍貴時，他又將如何愛自己？當孩子不懂得愛自己時，又如何進入多元文化的環境時展露自己的優勢？

2018 年，崁頂村發起「憶起回家·崁頂百年」活動，以展出老相片及部落故事喚起部落記憶。本校雖未能全程參與這起活動，仍試圖從觀看影片，請耆老分享「老家」的故事中體會先祖遷徙的無奈與辛酸。



muskun kata kulumah
崁頂百年·憶起回家

崁頂百年活動海報：崁頂村空照圖



崁頂百年相片展留影

就像是祖先已安排好了一切，正當我們斟酌著怎麼安排畢業班的活動時，這場崁頂百年的紀念活動，給了我們帶學生「回家」的念頭，正如崁頂百年展在臉書上的貼文：這不是結束，而是文化傳承的開始。同年 6 月，本校應屆畢業生第一次「回家」行動。經過調查，該班有幾位 Takisvilainan(邱家)氏族的後裔，該氏族曾經在遷徙的過程中短暫居住在楠山後方的 mamahav(馬哈武)，加上有耆老仍記得那裡有「石板屋」，所以回家第一站便選定 mamahav(馬哈武)。

祖先的眷顧仍持續發生，台東家扶中心像是知道我們渴望著走更遠的路，讓 kulumah(回家)成為學校重要行事，主動邀請本校成為他們認養的學校，甚至全額補助了我們提出的經費概算。有了經費的挹注，不只是能請到更多講師，購買足夠的器材，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將 kulumah(回家)設計成是全村的大事，



帶隊耆老向祖靈詔告並祈求平安

讓部落的青年，甚至是長者都可以跟著我們的學生一起回到祖先居住過的家。遺憾的是唯一在那裡出生、長大的 hudas(祖父輩尊稱)沒能來得及和我們分享山裡的故事，便於當年七月過世。曾經於 2001 年跟隨鄉公所尋根隊伍的長輩們也大都因為身體不適而無法上山。部落已經沒有人可以帶領我們走回去了！2019 年寒假，本人約了幾個好友先前往探勘，才進入山區，天空便一直下著毛毛雨，抵達轆轤溪時濃霧令人擔心隔日的天候，正愁著將無功而返時，卻在傍晚來了一批剛從 salitun(佐利屯社)下山的山友報路況。第二天一早趁著天氣好轉，我們趕緊上到舊社完成了第一次探勘。經過五到九月的雨季後，為確保山上的路是安全的，又請原本在本校服務的登山好手王唯任再次探勘，此行不但確認路況良好，也找到了 dahdah(轆轤社)家屋群。

11 月 6 日，在 dama(父執輩尊稱)Ciang 的禱告祝福中，本人與七名學生、四名義務協助的登山界好友、四名研究人員及十名部落族人終於可以啟程回到老人家記憶中的家—dahdah(轆轤社)。

三天的回家行動，對已經不再「走路」上山的族人而言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已經習慣平地生活的青年族人，他們幾乎沒有登山的經驗，連裝備也不知道該如何準備。一位從日本返鄉的研究生直嘆：「沒想到家這麼遠。我的第一次爬山讓我害怕再回到這裡。」這一路最感動的是長幼互相扶持照顧的畫面，長輩總在危險路段時在孩子身邊指導怎麼行走最安全。而學生最常做的事情是每走過一段破碎或陡升路段就會回頭，問下一個人說：「你需要幫忙嗎？」



作者和父親因不同任務相遇轆轤溪，
回家後共同完成這張「回家」示意圖。



祖孫在微弱的燈光下正合力完成氏族譜



第一年「回家」，學生在家屋吟唱古謠。

2020 年，kulumah(回家)行動雖然學生只有四名，但前一年回家過的長輩紛紛表示要再回去，部落青年也自告奮勇擔任背工，主動報名參加的村長、村民及返鄉青年，還有二名年過

六十的耆老，共二十二位成員參與。大家齊心想在逐漸式微的傳統文化中尋找一種讓根更紮實、讓心更接近祖靈的力量，用走回去傳統領域，用身體、用雙眼見證祖先曾踏過的山林、曾建立過的家園。參與的學生都是第一次登山，但無論是重裝行走瓦拉米步道，或是用近五個小時走進轆轤溫泉區，充足的準備，與對身為布農族人回到傳統領域的使命感，從沒有聽見孩子抱怨或喊累。

kulumah(回家)的第二晚，我們在星光的陪伴下，圍成圈分享彼此的感想：

Biung 是部落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也本校外聘的講師，教授野外炊煮與搭帳。2001 年曾跟著鄉公所探勘隊一起回到轆轤社，他回憶著原本對回到老人家故鄉感到不以為然，打獵才是他的興趣。但去年在和我們一起回來後深感“走回來”之於文化傳承的重要性。

IBU 是炭頂村蓋亞那工作坊的總幹事，對於文化再興與部落再創工作不遺餘力，她同時也擔任本校文化課程講師，教授認識氏族、族名的由來。這是她第二次回轆轤社，行前受傷而缺乏做體能訓練，她表示一直擔心自己會因為走太慢耽誤行程而猶豫是否再次隨隊，幸好她克服了心理的障礙，她分享：「這一趟路很舒服，當大家的步伐一點一點上去，每個人的速度都差不多，緩慢地走讓我覺得回家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路非常激動的村長從第一天眼眶一直泛著淚水。他說：「第一天累到過水時想全身放鬆，心想著讓河水把我沖到下游，我就可以不用那麼累。」即便累到想放棄但仍斬釘截鐵的表達明年要再來的意願。同行的 Haisu 幾乎無法想像他第二天還可以走到舊社，他很感動村長居然能克服勞累，走完那條幾乎成九十度的山路：「其實我覺得那條路，他應該會打退堂鼓，想不到他就慢慢、慢慢地跟上來。…我看到他這樣想要走回家的態度，我們這些年輕人為什麼不回家？」

cina Vika 去年因為腳傷無法參加，今年早早就表示一定要一起行動。她四十年前便跟著安置三角點的工程隊伍爬遍縱谷線附近的山頭，cina 雖然步伐慢，但幾乎不休息，為了不讓身體的感覺冷掉，大休息至多五分鐘。用自己的速度走，不急不慌是他對我們的叮嚀……。

Aliman Takisulavan(黃家)是部落少數有登山經驗的青年，目前也在台東面山學校任職，他幾乎參與了每次的面山課程及回家行動，這次以 salitun(佐利屯社)的學校為主目標，也圓了他回到祖先故居的夢。「這次可以跟姨丈(村長)，還有整個家族一起上去真的很感動。我有跟祖先講一些話，我的收穫滿滿。」也是 Takissulavan(黃家)氏族的 Langus 是這一年的畢業生，他和表兄 Aliman 特別在家屋留下一張紀念照。

曾擔任鄉長的 hudas(祖父)得知我們要上山時，特別交代她一定要讓祖先知道自己是 Takissulavan(黃家)的後代。她以感性的口語感謝大家陪著他們走回這裡！

Husung 是青年團隊的隊長，上班之餘喜歡打獵，這次特別向公司請了三天假，雖然連二年跟我們來 dahdah(轆轤社)仍是感動滿溢：「我感覺蠻特別的，因為今天走到一間家屋時，前面的下坡，我在尿尿，我跟 Dahu 說『嗯？我的背包怎麼突然邊重？』我以為是他在跟我開玩笑，可能拉我的包包還是怎樣？結果回頭看他，他離我一兩公尺，我很快跟我祖先說這也算是我的家，講完之後那個感覺還在，到了家屋才感覺比較輕鬆。」

更多的感動難以用筆墨形容，但大家一致的心願是：下一次我們一定還要再來。



第二年「回家」，老中青三代吟唱「月光」獻給這裡的祖先與大地。

伍、從學校課程到部落行動

回到家屋，耆老說要先生火，燃煙會將我們到來的訊息帶給祖先，我們也用歌聲向祖先表示我們的感恩與懷念。每次行動老天總給了我們美麗的天氣，讓我們全員平安的回到山下的家。2020年，我們以為已經到達山中的學校，但一直找不到老人家記憶中的司令台和階梯，回到山下才知道原來我們就差那短短的五十公尺，但如隨隊的 IBU 說：「謝謝探勘隊伍沒有找到學校，下次我一定要帶阿公的照片上來。」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Biung：「人生能活到這個，了解這個地形，或了解我們這個祖先的生活或是地方，搞不好下次走不到也不一定。但這個故事我也可以跟我後面的小孩，還是子孫說我有來過我祖先的老家。這個就是我要傳下去，一個文化的傳承。」



第一次回 dahdah(輓輓社)那年過世的老人家 nas Dastal Istanda Takistalan 曾經說：「我當然想回去，因為我還記得那裏的路，可是我現在無法走回去，如果有飛機的話，我會回去，我一直等一直等，一直很想回去我們的家，那裡很漂亮。」只有看過蜿蜒的溪流、看過疊疊的群山、看過轉紅的楓葉、看過石頭堆疊的牆才會知道原來「家」那麼美麗；只有吹過山風，呼吸山的空氣才會了解老人家有多想念山上；只有走過那條彎曲的山徑，爬過又陡又滑的山路才會知道「家」已經這麼遠。學校雖然可以籌措經費、可以訓練學生，但部落動員才是回家行動真正感動的地方，也是未來讓「家」不再那麼遙遠的重要的力量。下山後，「回家」的動念一直在部落發酵，或許老人家已經不能牽著我們的手回去，但我們很相信每一次經驗的累積會讓「家」愈來愈近。

山在那裏

家在那裏

Buan(月光)會指引回家的路

但不忘才能走回 madadaingaz(祖先)走的路

(節錄自實習生胡昕回顧影片)